

(美) 约瑟夫·万鲍 著

朱光华 译



他们警局的英雄

HAO LAI WU DE JING CHA MEN

海南人民出版社

好莱坞的警察们

(美) 约瑟夫·万鲍 著

· 朱光华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海南人民出版社武汉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湖北省汉川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00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 000

书号：ISBN7—80541—484—X/I·117

定价：3.55元

目 录

第一章	华丽宫酒吧.....	(1)
第二章	祭坛侍者.....	(21)
第三章	谋杀案.....	(32)
第四章	影界新贵.....	(49)
第五章	巡 警.....	(62)
第六章	毒 贩.....	(77)
第七章	大教堂.....	(102)
第八章	变性人.....	(118)

第九章	滑旱冰者.....	(133)
第十章	流氓.....	(154)
第十一章	妓女.....	(170)
第十二章	按摩女郎.....	(191)
第十三章	恐怖分子.....	(217)
第十四章	制片人.....	(238)
第十五章	影视圈.....	(257)
第十六章	口供.....	(290)
第十七章	护花人.....	(311)
第十八章	真相.....	(331)
第十九章	赌马登记者.....	(339)
第二十章	苹果谷.....	(342)

第一章

华丽宫酒吧

那支枪6英寸长。他轻轻抚摸它，可是，激不起任何恰如其份的反应：冲动、嫌恶、迷恋、恐惧。他曾在上百份感情夸张、句句哀婉的自杀遗书里读过对它的描述。科学技术甚至渗透到死亡信息中：仅今年，已有四份遗书用磁带来录制——这是文字衰微的最好证明。

小厨房既暗又凉。溢出的塔拉莫杜酒液，弄得福米卡桌面滑腻潮湿。他又抚摸那支枪。它挂在身上太长时间了。自从进入洛杉矶警察局，他每月使用一次。今夜，他曾想使用另一支。第五杯塔拉莫杜差不多喝光了。他感觉麻木。他几乎丧失知觉，所能意识到的只有他的家伙。可是，手枪哑火的记忆令他痛心。

那天夜晚，甚至太平洋也在出汗。海风热烘烘、粘乎乎的。他本应一进入华丽宫，便立即转身离开。时钟刚敲九下。可是，她们都在那里，象小海燕似的栖息在长长的柜台前。

唐人街令他头疼，尤其是每月两个夜晚，华丽宫挤满“海燕”的时候。然而，那正是他要到那里去的原因。而这又正巧是警察局的发薪日。

他又回到了警察“大家庭”。回到了华丽宫。回到了他所憎恨的千变万化的色彩里：绿、黄、红。回到了混乱的闪烁灯和刺眼的霓虹灯广告下。回到了频送秋波（极少对他）的性感女郎和斜眼从长长的柜台旁把暂时栖息的“海燕”带走的青年警察中。

歇斯底里是显而易见的。华丽宫万头攒动，烟雾迷漫。声音嘈杂。几对男女在铺着镶木地板的几乎比特大床还要小一点的舞场里挤成一团。那也许真是一张床；三对彼此摸索、舔吻、挤压的警察和“海燕”，在里面花样翻新，为所欲为——除了没有做爱。

他知道他应该离开。他想要离开。可是，他的腿在警官学校打手球时受过伤。他有个愚蠢的念头，想让他的同事马丁·韦尔博恩必要地放松一下。马丁婚姻受挫以后，变得忧郁、冷淡、沮丧、怪异。他们共事三年，他突然开始为马丁·韦尔博恩担心。

所以，要不是因为和马丁·韦尔博恩的友谊，要不是因为手球，要不是因为疼痛的腿，他今夜不会几乎进地狱。他打算离开时，一只“海燕”（更象是“秃鹫”）被他认识的一位警察从凳子上拉起来。那是个名叫巴克莫尔·菲普斯的巡警，负责巡逻好莱坞大街，这家伙灵敏得犹如苏联武装直升飞机一般。

“你知道什么？你说什么？”巴克莫尔·菲普斯咧嘴一笑，象他在大街上值勤时一样，露出32颗完整得令人惊异的

驴牙。“这不是阿洛伊休斯·麦基吗？欢迎到猪湾来。”

然后，巴克莫尔·菲普斯进了舞场，带着他那喝醉的“秃鹫”（可能是个录音员）。阿尔·麦基能区分录音员与接线员，即使不听她们说话。女警察相当容易区分：她们象男同事一样玩世不恭。

于是，凳子空出了一张，他的腿有些疼，他突然产生了喝点塔拉莫杜的热望。他指着那瓶爱尔兰威士忌，向酒吧温老板点点头。温的脖子很长，凹陷的眼睛，小脑袋，稀疏光滑的头发如同天线般向两边松松弹起，看起来简直是个做祷告的螳螂，在长柜台后跳来跳去。他细瘦的胳膊露在绿色的唐装衫外。温是第三代华裔美国人，说话带中国口音，对顾客十分殷勤。在华丽宫酒吧，这种事毫不足怪。

“双料的？”温眨着眼，倒了杯三料的塔拉莫杜。

天亮以前，他会以故意少给找头的办法，补回自己的损失。在华丽宫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阿尔·麦基满意地坐下。谢天谢地，马丁·韦尔博恩没到这里来。他很可能回了家，咬他的史密斯—韦森手枪。华丽宫是个醉生梦死之地。

阿尔·麦基把酒一饮而尽。温匆匆跑过来，倒上另一杯。三杯三料的塔拉莫杜，华丽宫老板找给那位毫无怨言的侦探10美元，而把他的20美元塞进了算盘旁边那个雨豆木做成的神秘箱子里。那箱子专门装不经过现金收入记录机的“小费。”温把“小费”看作给他祖先——他们随着拥挤的人群来到黄金海岸，发了财——的贡物。箱子前面有一面美国国旗，背后绘着中国人物画。箱背还有题字，大意是“山姆大叔的税收敲骨吸髓，这里给自己积蓄每文小钱。”

对于华丽宫，阿尔·麦基不喜欢的另一点是隔着竹制柜

台斟注的果味酒：蝎尾牌、蛇神牌、清心牌，它们给人带来一喉咙痰，带来世界一流的醺醺大醉。它们的价格是昂贵的。

“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她略显年轻，介于“海燕”和“秃鹫”之间。但是，为什么她们都有漆得发亮的指甲？事实上，巴克莫尔·菲普斯从柜台旁带走的那位“秃鹫”，竟把爪痕留在了光亮的柜台上。

“好莱坞侦探。”他朝着塔拉莫杜说，相信这十足是来自中心巡逻车的那些强健青年警官的派头。那些人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满怀希望，大叫大嚷地闯进酒吧，剩余的洛杉矶市警察薪金，使他们牛仔裤鼓胀起来。我们也许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警察，宝贝儿，但我们是最能花钱的！

他们来了。一群彼此面貌酷似的人。聚酯贴身衬衫，紧身裤，头发剪得短短的，足以令上司满意。必不可少的大鬓角、小胡子。除了阿尔·麦基和马丁·韦尔博恩，为什么所有警察都喜欢大鬓角？天啊，这是可以预言的，虽然不象酒吧里的寒暄那么容易预言。

“点名！”一名青年警察吼叫着，指指一群同伴和他们的倾慕者。“马库斯！”

“到！”烟雾腾腾的暗处响起一个声音。那该死的地方开始发出香的气味来。阿尔·麦基的头悸动着，一座变形的中国寺庙。

“塞德里克！”青年警察继续吼叫。一个声音回答道：“有！”

“甜点心！”警察叫喊着，角落里的三只“海燕”嗤嗤

暗笑，尖叫说：“在！在这里！”

他旁边的那只“海燕—秃鹫”令他吃惊地没有停止谈话。

“我在通讯中心工作。”

“我猜得出。”

“怎么？”

“美妙的声音。”他说。这女人的屁股真肥，他想。

“我的名字叫格蕾丝。”她说，“有些人叫我‘惊人的格蕾丝’。”

“阿尔·麦基。”他说着，紧握一下她的冷湿的手。急迫。紧张。一切是那么熟悉。司空见惯。

当店门再一次砰地打开，他变得更沮丧了。（他们永远不会斯斯文文地进来。）三名刚从巡夜的无线电通讯警车上跳下的22岁的男警察，昂首阔步穿过塑料珠串成的门帘，引起华丽宫墨一长排尚无男伴的小海燕片刻呆愣。

对阿尔·麦基说来，他们都象是约翰·特拉沃尔塔（——美国影星）。再见，接线员。改天给你打电话。或许是凌晨两点钟，那时你还没有歇息，正准备和那个比你更歇斯底里的中年受害者共度良宵。你和那种人在唐人街的汽车旅馆醒来（墙壁是黄、绿、红色），乖戾、烂醉地躺在凹凸不平的床上，把深深的爪痕留在悲哀、邈远的陌生人臀部。

就在这时，阿尔·麦基产生了转瞬即逝的回家自杀的又苦又甜的念头。出其不意，马蒂！老神风突击队员麦基让你吃惊了。

他知道今夜喝得过了量。“海燕—秃鹫”开始显得娇弱可爱。他想拍拍她的手。可是，她开口了。

“比较那些趾高气扬的青年警察，我更喜欢成熟的侦探。事实上，我蔑视他们。我的女友说，只要他们不满嘴喷粪，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她朝着她的近代鸡尾酒咯咯地笑，就象他朝着塔拉莫杜说话一样。他们还没有互相交谈。或许，他们永远不会交谈。区别在哪里？酒杯的碰撞听起来如同钟鸣。不祥之兆。他发现，她至少跟他一样酩酊大醉。

“我不要看那个鬼鬼祟祟的中国佬。”他朝着他的爱尔兰威士忌说，“他是个贼。”

然后，阿尔·麦基向那个贼招手，后者赶紧跑过来，给他斟上四指深的酒，没有故意少给找头。这使阿尔·麦基暗自心喜。

“我要告诉你，我比中国人更恨的是谁。”她朝着她的近代说。然后，她大声吸吮空麦管，其响度足以盖过昔日弗利特伍德·麦克夜总会的音乐声。

阿尔·麦基明白了她的暗示，向随时注意顾客动向的温点点头，后者拿起一杯预先调好的价值3.5美元的特制酒，匆匆跑过来。这一次，他从阿尔·麦基的找头里卡去了50美分。

“惊人的格蕾丝”没有谢阿尔·麦基。显然，她比中国人更恨谁的消息，是值那3.5美元的。“我恨你进来时与之交谈的那个大块头丑警察。你知道，那个大牙齿叫什么名字？”

“菲普斯。他名叫巴克莫尔·菲普斯。”

“是的，那是个瘟神。我恨他。他的唯一好处在于他是酒坛子，肝脏或许跟他的屁股一样大。他这样耗不了多长时间。大约一年。一笔勾销。巡警的末日。再见，小伙子。”

然后，她第一次停止对迈代谈话。她转向阿尔·麦基：“你知道他有个爱漏水的龙头吗？”

“什么？”阿尔·麦基试图全神贯注于她的跳动的眉毛。她是个金发女人？她是灰头发？他眼光往下溜，看见她的屁股比巴克莫尔·菲普斯的肝脏更大。事实上，她有些人厌恶。他变得冲动起来。

“我知道，如今在好莱坞的巡警里，淋病跟感冒一样常见。你的朋友，巴克莫尔……”

“他不是我的朋友。”阿尔·麦基醉醺醺地提出异议，“我也恨他。”

温从来不放过一次热烈的谈话，他悄悄拿来另一杯三料的塔拉莫杜，从阿尔·麦基那里取走等值的酒钱，然后，在离开时，设法又从格蕾丝的酒钱里抠走了1美元。

“你的朋友巴克莫尔……对不起。”她打着醉嗝，用一块潮湿的鸡尾酒纸巾揩揩嘴，将橙色的唇膏抹到了下巴上。

“他喜欢跳到我身上，就好象我是一张新蹦床似的。一天晚上，他竟想在华丽宫这儿强奸我！真是一头野兽。”

“我恨他。”阿尔·麦基激动地说，“我真的恨他。”

“我告诉你别的事。”她对他靠得更近些，说道，“我知道他身上真的有虱子。一个在好莱坞值夜班的速记员告诉我，他腋窝里虱子。”

“该死的养虱汉。”阿尔·麦基说道，他看见那个强壮的接线员面前似乎有两杯迈代，而大脑则告诉他只有一杯。双重幻象意味着：机不可失。

“喂，听着……”他记不起她的名字，“听着……小姐。”

“妙极了。”她说“我告诉你我叫格蕾丝。你宁愿叫我小姐。从那些青年警察口里，你听不到这样礼貌的称呼。我想这太好了，阿特。”

“阿尔。”

“太好了，阿尔。”

“格蕾丝，我送你回家怎么样？”

“我有汽车。”

“好吧，你送我回家。”阿尔·麦基拍拍她的手。

“你住在哪里，阿尔？”她抚摸他的手指。这会儿，他变得更冲动了。温侧身而过，泰然自若地取走了50美分。

“我住得不远，格蕾丝。”阿尔·麦基轻声说。他们的脸相隔几英寸。

“你住在哪里，阿尔？”她打着囁。

“唐人街汽车旅馆。”

“哎呀，阿尔！”她尖叫道，“真有趣！”格蕾丝开玩笑地推他，使他连带凳子一起往后倒。幸好巴克莫尔·菲普斯跳舞回来，才没让他一头撞在地板上。

“坐稳点，阿洛伊休斯。”巴克莫尔·菲普斯轻而易举地抓住向后倒的侦探。“别乱动，麦基，我有张滑水橇，比你那张更大。你看起来比上次瘦了些。”

阿尔·麦基安全地坐回凳子上，“惊人的格蕾丝”用力吸吮空麦管，显得十分愠怒。巴克莫尔·菲普斯说道：“你喝的是华丽宫的尿水。爱尔兰威士忌，我的侦探。温是在莫哈韦湖畔请一伙非法酿酒者违禁私酿的。他们用不能发酵的东西做原料。”

“我的右眼睁不开了。我感到厌倦。”巴克莫尔·菲普

斯的“秃鹫”靠在他的宽阔肩膀上，说道，“我们到底走不走？”

“当然走，宝贝儿。”大个子警察轻轻说，“老爹就要带他的宝贝儿回家，我们要……让我想想，我们首先要……干架！”

“唉哟，老爹！老爹！”她尖叫道。阿尔·麦基的沮丧更加剧了：竟然叫唤老爹！

“宝贝儿给老爹在嘴巴上来一下，牙齿碰一碰，架就打完了。然后是和平，宝贝儿。”他用大号霰弹那么粗的指头做了个和平的手势。

“太好了！”“秃鹫”把爪子搁在大个子警察的胸脯上，摸索着束在里面的尼龙衫。

“听着，格蕾丝。”阿尔·麦基说道，“我和你说的……”

然而，没用。醉醺醺的接线员正凝视着巴克莫尔·菲普斯魁伟匀称的躯体，而“秃鹫”则咬着他的肩膀，说道：“老爹给宝贝儿讲警察和强盗的故事吗？”

巴克莫尔·菲普斯曾经讲过一两次。“当然，宝贝儿。告诉你去年我怎样挨枪子儿。一颗弹头在我膀胱的尿液里泡了一星期，最后才取出来。现在，我可以发射曳光弹！砰！砰！砰！”

诸如此类。他们挤出人群的时候，宝贝儿一直用手缠搂着他。阿尔·麦基听见了巴克莫尔·菲普斯多余的临别话。大个子警察对“秃鹫”说：“我是这个酒吧里最好的男人。”

“惊人的格蕾丝”叹了口气，目送巴克莫尔·菲普斯穿过珠帘。还有莽虱汉及其他人。

“啊，她会迷上他的。”他们走后，“惊人的格蕾丝”宣布说，“他和女士们交谈的风度，足以令女人倾心。即使他要去夏威夷，我也会跟着走的。嘿！他是这个酒吧里最好的男人。的确。”

“我大概是这个酒吧里第十七个最好的男人。”阿尔·麦基认真地说。诚实或许能赢得胜利。

可是，诚实最终无济于事。经济决定一切。在她喝完第五杯迈代前，他并不象他外表那么皮包骨头。他事实上相当年轻。或许，不超过46岁。这样的年龄在中学里才会显得老。他很可能根本不傻，是个好人。这位阿特·麦基的确是个好人。经济。供和求。

10分钟后，他们互相搂抱着挤出疯狂的人群。温感到十分遗憾，他不喜欢看到酒鬼们早早离去，只留下几块酒钱。

对阿尔·麦基说来，或许，那天晚上第二个最悲哀的时刻，是他在长柜台的远端摇摇晃晃经过可怜的老卡尔·格林伯格旁边时，听到了片言只语。老卡尔和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是已服务35年的老侦探。他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中，拼命向一个来自牛顿街派出所的青年警察解释他的观点，对方则冷漠地不感兴趣。

“我不介意。”可怜的老卡尔·格林伯格叫喊道，“如果这是音乐，我不会介意。你把这叫做音乐？”

“你认识处理坏猫案件的那个录音员，”青年警察回答道，“叫玛吉什么的？奶头从这里拖到圣迭戈？是那个人？”

“啊，是吗？你把这叫做音乐？”

“奶头从这里拖到得克萨斯？她叫玛吉？”

“奶头！你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你宁愿有脑子还是有奶

头？”可怜的老卡尔·格林伯格问道。

“妈的，”青年警察冷冷地说，“如果我有脑子，我就可以买到奶头。”

“可是，你把这叫做音乐？”可怜的老卡尔·格林伯格坚持说，“这不是音乐。你听说过格林·米勒（——美国爵士乐队指挥兼长号手）吗？他创作音乐。格林·米勒。你听说过吗？”

温给老卡尔·格林伯格倒了一杯双料威士忌，结束了他的即将破口而出的大声叫喊。他让他那鬼鬼祟祟的绿袖子扫过侦探面前的钞票堆，连同酒钱一起，多取了2美元，准备塞进存私房的箱子里。

“告诉他，温。”老卡尔·格林伯格恳求说，“告诉这个孩子。格林·米勒是个英雄！”

“英雄，呸，”温咯咯笑着，把摇滚乐的响声又旋大了两分贝，“他甚至不会飞。”

温把战利品塞进雨豆木制成的箱子，轻快地拨了拨算盘，又沿着柜台向来自霍伦贝克的一个警察跑去。那人负责安置因住房被炸毁而无家可归的孩子，面前至少摆着30美元。

也许，阿尔·麦基在唐人街汽车旅馆里的手枪哑火是无可避免的。当她解开乳罩和裤带，松弛的肉垂了下来。她被分解成几部分：凝胶状的大腿，静脉曲张的小腿，皱褶和延伸纹纵横交错的腹部。一头灰白肚皮的老海豹。

“啊，真该死！”她最后说道。她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不是由于情欲，而是由于疲倦。“你是同性恋者，还是别的什么呢？我把牙齿都吮松了！怎么回事？”

“对不起。”他打着囁。宿醉与紧张凑在一起，使他难以置信地肠胃发胀。

“抓大鱼要用硬棍子，伙计！”

“我知道。我知道！”

“唉，又是倒霉！酒吧里到处是真正的男人，我却挑了个同性恋者。”

“也许我们应当离开。”他想坐起来，可是，天花板在旋转。不是在他躺下时的方向。他记得，这是第一次天花板向四面旋转。惊人的格蕾丝。他需要救命的格蕾丝！

“好吧，好吧，”她安慰地说，“我不该那么粗鲁。我说的是错的。天哪，我怎么啦？你碰到了一点儿麻烦，我就叫你同性恋者？天哪，我怎么啦？我应该帮助你！”

“这事怪我，不怪你。”

“不，不，亲爱的。来，到妈妈这里来。”她把皮包骨头的侦探拉向她那柔软下垂的乳房，把一只乳头塞进他嘴里。“好啦，好啦，你一会儿就没事了。妈妈不该发脾气，叫你下流的称呼。好啦，好啦。”

口水从阿尔·麦基的嘴角流出来。他右眼紧闭，左眼眯缝着。他不知道她在爱抚他的疲软无力的下体。他不知道自己睡着了。她最初也没发现，后来发现了。

阿尔·麦基的肘部猛地被撞在床边的小桌上。身体象一捆柴，砸在地板上。

“我把牙齿都吮松了！”“惊人的格蕾丝”尖声叫喊，“为什么？一个该死的同性恋者！”

阿尔·麦基不知道她是否把他送回了华丽宫。他不知道。

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他在哪里，只知道他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驾驶那辆用了5年的“花马”轿车。他知道的另一点，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有个加利福尼亚公路摩托警从他驾驶座的旁边经过，打手势要阿尔·麦基过去。

阿尔·麦基想，摩托警跟他的汽车靠得那么近，是极其危险的。于是，他右手紧握方向盘，左手企图把车窗旋下来，但却是一场徒劳。他不明白摩托警想干什么。或许，他最好把车开到路边。

然后，不寻常的事发生了。摩托警用刺耳的高声向他叫喊。摩托警说：“离开那辆该死的破车，他妈的！”

阿尔·麦基决定把车开到路边。他几乎看不见面前的快车道。车头灯哪里去了？他突然发现，来往汽车从他旁边经过，好象自己静止不动似的。

他确实静止不动。

车门被恼怒的摩托警打开了。他抓住侦探撕裂的衣袖，把他猛地拉出车外。阿尔·麦基碰疼了头。车顶似乎变低了。

车顶确实变低了。

阿尔·麦基站在快车道上，背后是他的“花马”。几个好事者减慢车速，想看看出了什么事。摩托警挥手叫他们过去，抓住阿尔·麦基的颈背，让他站直。一辆洛杉矶警察局的无线电通讯车出现在他们身后。两名警察拿着手电跑来。

“需要帮忙吗？”年轻些的警察问摩托警。后者松了手，阿尔·麦基颓然靠在毁坏的“花马”上。

“我驾车经过，看见这个醉鬼撞上了路堤”。摩托警说，“他的‘花马’横穿三条车道，冲上路堤，然后翻滚180